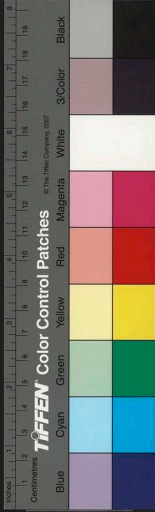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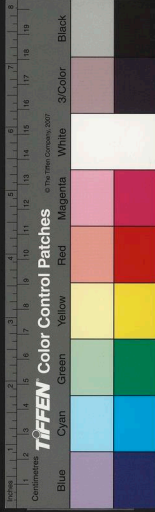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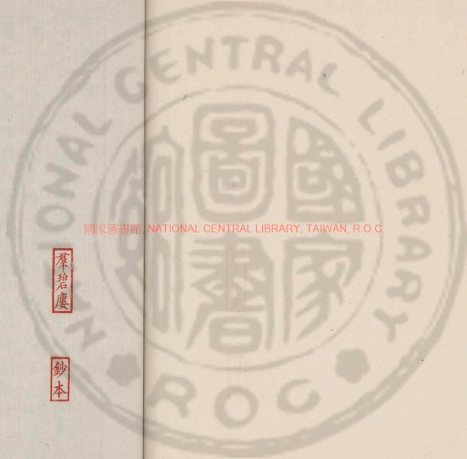


4410.890 v.11

鈔本

羣碧石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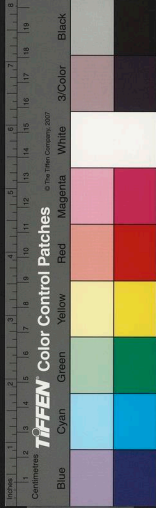


南燼紀聞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京師立春節先是太史局造土牛  
陳於迎春殿至日太常寺備樂迎鞭而碎之此常儀也是  
月初五日夜守殿人聞殿中哭聲甚哀且聞擊杵之聲移  
更乃止洎明觀之其勾芒神面有淚痕滴瀝襟袖猶濕其  
牛首墮於地有刀斧痕吏白有司遂更脩補以終其行事  
識者知其非吉兆也初九日邊報金兵留屯河朔猶豫兩  
持似欲復犯京師太上皇遂出南薰門往南京十九日  
報全國大兵已分布河上敗河淮梁師成棄城南走兵已  
渡河二十九日兵至毛桃岡駐軍作大寨居民奔入京師  
老幼死者踰踰於道間有強壯劫掠外城大風火焚燒二  
餘家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城攻諸門甚急十二日以聶  
昌爲都太守禦提舉司虜遣使人城請和乞以黃河爲界  
二十一日京師戒嚴金人兵退封立寺需索金銀牛酒犒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師依契丹倍增歲幣朝廷許之三月初金人退兵北去至  
壤州國相有文字至軍前乃粘罕之文也其畧曰今南  
宋已求和好許增歲幣仍有割河之請未有定議今大軍  
已駐河北諸郡以定可否彼若不從則吾已持其物而未  
其遺此計之上上也於是金軍雖明言北渡其實只在河  
南未嘗解也初九日金國粘罕加封征討大元帥仍令從  
便行事且降書曰今南伐之兵已逾河濟洛直犯汴京邑  
雖湯武之威不復有過可甘辭誘和以俘其主比聞彼上  
皇南幸可候彼入京口併兵攻陷俘虜以歸係頸以帛朝  
之宗我之願也昔我之攻契丹童貫持貳以俟既我今既  
得勢安可不順天命以殲滅而興萬世之業昔楚子國也  
尚能興滅陳蔡我師虜行電掃前破契丹如摧朽掠虜乘  
勢不取必貽後悔彼上皇之南幸也蓋欲科兵江淮以興  
勤王之師俟其復京併力困之此萬世一時也若欲和議

以河爲界實所未當天輔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元帥  
府施行十五日粘罕遣人入城上書請歲幣金繒及車輅  
鹵簿儀式及請移文河北諸郡日下罷兵交割二十一日  
金人收河南北岸兵馬北去五日 少帝上書請 上皇  
歸京八月粘罕大軍屯駐薊郡且遣使至賀 上皇歸京  
其實探伺也九月十一日粘罕又遣使入京求和仍需金  
繒以緩我師朝廷大臣皆無謀智幸喜姑息於是上下苟  
安不復有邊虞之策矣十一月十七日河北報金人粘罕  
下令大兵南行已及河界十九日復圍京師二十五日京  
師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營  
面議和及割地事十二月五日遣兵入城搬挈書籍并國  
子監三省六部司式官制天下戶口圖人民財物及宗正  
牒譜初九日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鹵簿大常樂器及鐘  
鼓刻漏應是朝廷儀制取之無有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



利金國北部大酋長昔城契丹首擒天祚者而其人又野利爲大將圍京城先登陷京邑領兵駐天津橋是也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且言國主有令於京師中選擇十八已下女子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祇應於遂坊巷二十四廂集民女子選擇出城父母號呼聲動天地其子往往爲金人淫污留而不出城亦不歸家靖康二年正月一日金人遣人入城朝賀頗不爲禮初九日北主下令粘罕曰比聞已破汴邑所獻物色不甚爲急可選擇異姓立以爲主以慰民望况我素居北國南地非我所便 南宋二主可令來朝事貴速行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十三日金人軍前降指揮言北國有旨令契丹國海濱侯耶律延禧及西夏侯李智先與南宋皇帝等并大元帥粘罕及皇弟吳乞買同上大金皇帝徽號及命有司擇日行禮請皇帝詣營署名進奏十四日再遣人請車駕來日

深數尺米斗三千貧民飢餓布滿街巷死者盈路金人又肆兵剽掠奪富家有一將在天津橋下蓋天漢也劄坐甲士百有餘人民不敢過此壯者爲之剝脫而殺之婦女美麗者留之往往城中閉戶不復出入時有柔福帝姬侍從三十餘人將欲入內其賊使人叱止之呼令出轎帝姬泣曰我貴家子天子爲我兄安可出見金兵促左右急行兵怒使人拽止之又令人拖出使前徒行金人笑曰美婦人也問曰汝有夫乎帝姬泣不能對良久曰今兩國已和汝安可如此無禮其人曰我兄爲北國大臣富貴無比若能爲其妻不異汝南朝富貴也語終使之徒行復顧謂帝姬曰小臣有香纓一枚可以代兄爲定物遂於懷中取真珠香囊一枚手持以獻帝姬不肯受金兵執姬手令受之金人乃笑而退其後皇族北去帝姬竟爲金將兄所得蓋粘罕之次弟也粘罕兄弟三人長粘罕爲京國元帥次澤



諸軍前進奏表十五日車駕不肯出金人遣人入城持出  
上金尊號表有云輔美佐運應道法古至德皇帝之文仍  
書云臣姪南宋皇帝又於下請署御名上觀之嗚咽泣下  
且曰朕上失孝道貽憂上皇下失仁道罹禍萬民今幸兩  
國和好苟屈已以存孝道朕復何辱全使持筆進請皇  
帝書名乃去十七日金人遣使入城稱北主有命宣示南  
朝太上皇其使命且去少頃後見太上皇太上皇令左  
右接書使者云北國主一勤請皇帝自受太上皇呼  
噓不得接之書曰北國全皇帝書付弟南朝宋皇帝近  
者北遼無道殺伐無上朕旣殲滅以寧人民以開皇圖大  
有華夏比緣奸臣童貫蔡京誑誤兩朝以致禍亂使勞我  
師遠至汴京今已抹時弔伐以遂和好叔姪是緒進幣是  
行汝可應令保育天和以撫萬民以河爲盟萬載一決吾  
無僞言汝其知矣天輔十年月日其詞泛濫虛僞皆甘誘

不實之語不復備錄其使仍口傳北國主意曰皇帝起居  
南朝皇帝今已結好爲兄弟請不一切生疑仍可罷兵今  
將到真珠袍一領是國主皇帝朝服今獻上皇帝請收領  
良久請皇帝進上謝表太上曰今兩國通和且可稱  
書不可稱表使者復言曰北國皇帝本意廢趙氏立異姓  
如天皇王故事我元帥諸貴人勸勉其事且止陛下尚不  
從順其大不可已也今大兵再至汴邑不比去年幸陛下  
照察不可以小屈而亂大謀帝嘆息從其請二十一日  
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今者  
兵馬速來所議事理今已兩國通和要得金一百二十萬  
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真分廂拘  
括民戶金銀釵釧環鈿等星錙無餘如有藏匿不齎出者  
依軍法動輒殺害往往刑及無辜二十三日金人入城持  
北書曰今兩國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帥府請南朝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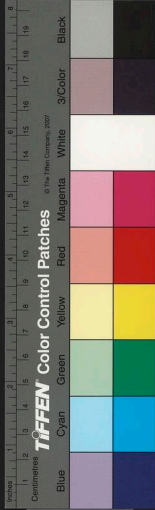
皇帝今特令我來見國王其事若何兩日不見來意禍出不測矣蓋昨已有盟在前不欲倉卒今先此上聞伏取皇帝指揮 少帝曰已降指揮今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爾且退即遊麗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求請也復白 帝曰我衆人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設每人要金一兩望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帛並已罄竭乃於宮中需索得金釵環等八百兩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兵營百姓數萬人阻扼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旣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 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怒曰 皇帝本爲兩國生靈屈已求和今幸虜營且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罵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殺死數輩蓋攀輅之人也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更止 皇帝於小室曰元帥寢未興可俟於此容移時有小黃頭

到軍前面議可否申奏二十九日金人遣使請車駕出城且責到北國書曰今已破汴京二主不可復居宜於族中別立一人以爲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爲天水郡王少帝爲天水公於東宮外築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宋王到軍前共議申奏 少帝曰國相元帥數數遣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如何 少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且福逆則禍陛下爲臣下所誤以至于此尚復取臣下之言恐禍在不測况北國皇帝寬慈正直不比你南人反復無狀頃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部左統軍即遊麗將甲兵騎七百餘人至內門稱有兩國利害見國王左右入奏 少帝登門即遊麗厲聲曰元帥遣我上聞國王前日已曾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



惟有一案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 帝帝觀之其  
詞曰臣姪南宋國王趙某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令某同  
父退避天位別遷宗中賢君立以爲君敢不遵從今同元  
帥申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到賢族未敢先次奏聞候  
允從日別具申請書後復如前請 帝署名 帝從之封  
緘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前去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  
南向 帝東向少刻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 帝並  
興身紫衣人望帳下馬升階坐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  
人白 帝曰此北國皇后弟也傳宣至此催促陛下議論  
事 帝唯唯復令進酒時天氣甚寒 帝連飲二盃紫衣  
者曰陛下且宜止此晚刻面奉北國皇帝指揮事與陛下  
言之揖退令左右引 帝歸幕 帝回視粘罕與紫衣者  
尚同坐復飲 帝歸至幕天尚未明少憇几上寒不成寐  
左右有綠衣者語 帝曰臣河北人也爲大兵所虜本是

奴至曰元帥請國王時 帝徒行至階下粘罕下階執其  
手曰臣遠國酋長不知中國禮義曲折乃揖與升階命左  
右坐 帝西向粘罕南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  
所持 皇帝乃祇應王副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  
以所降北虜詔書別立賢君者 皇帝視之不語粘罕使  
左右白 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顧何事不  
可粘罕復命左右白 帝曰既如此請國王陛下歸幕等  
候北朝皇帝聖旨乃令人引 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  
帝不復舉移三時間 帝問左右曰可白元帥令吾歸宮  
矣所議事既從他無餘策左右白 帝曰元帥造表請皇  
帝同發來日早行未晚 帝默然左右又進酒食命伶人  
作樂 帝吁噓不能食時夜闌寒甚帷幙風急坐不能安  
倚案凭坐左右勸勉 帝泣涕不言而已俄五更有人至  
帝前曰請國王同元帥發表令人引至帳下旋次升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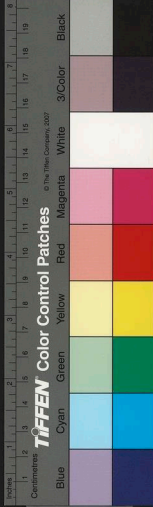
陛下赤子使令監視陛下今入虎穴出無由矣陛下若能  
屈節於紫衣之人庶幾有少更改不然無路歸國矣語訖  
回顧而去良久再來手持羊肉一塊進曰陛下可少啗以  
禦寒 帝不能食却之因問緣衣者曰汝何姓名今爲金  
國何官荅曰臣姓趙名保安今爲國相親吏蓋臣有二妹  
皆有姿色爲粘罕寵嬖故命臣爲親從以察伺陛下行止  
因問曰早來紫衣何名何官荅曰此北國皇帝之后弟也  
姓野耶葛名多波今爲十七軍都統位在粘罕之上今暫  
來此要往東京取選擇到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  
復北去也少頃天明有褐衣從者十餘人列侍 帝之左  
右語言不可辨別俄聞報曰統軍來相見 帝迎之乃早  
上紫衣人 帝與之接坐語不可曉 帝但加禮告以周  
旋少不回顏色命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  
舉大盃連四五盞 帝亦舉一二杯酒退廟左右謂 帝

曰兀移大多左右解之曰兀移大多安心也蓋番語兀移  
安也大多心也揖而退去三月三十四十五日 上在  
幕中粘罕使人守禦且稱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  
六日粘罕使人召 帝至帳下升階東坐俄有吏持文書  
名崇牘者示粘罕階下刀斧簇一紫衣貴人 帝視之乃  
宗正士倪也粘罕使人謂士倪曰今命汝入城說與你南  
朝宰相於見族屬中選擇一人有名望賢德者同你及合  
朝大臣保明密地中發以準備全國皇帝有旨到來別立  
賢君長語訖揮使退去又擁一皂衣吏至階下粘罕使人  
謂曰汝於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於其  
中作二王宮速置辦言訖指揮退去 帝起白粘罕曰所  
指揮事一一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安使得  
盡人子孝道實元帥之賜也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  
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爲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



后鄭氏同坐 帝奏 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迫日以擇賢爲君臣與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弟康王爲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韋妃侍側即康王之母也言曰二宮今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計必未止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於京師惟陛下熟計之二十八日 帝與 太上同早晚膳粘罕遣人入城覲 太上酒十瓶言北國皇帝所賜者三月初二日粘罕遣二人持書一詣 太上皇一詣 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 少帝及 太上皇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上皇未出城不妨先至 皇帝至軍前初三日車駕出幸虜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

伊尹古聖人也吾安可繼其萬一觀其人而語 帝曰這幾箇樂人是太宋人今日噉好公事笑而止曰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五七日間北國皇帝詔到再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 帝歸幕次坐久有人傳元帥命曰來日一面歸京不可更來帳下也十七日早有綠衣者來謂 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 帝出幕至軍門遙見禁衛列于外車駕入城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大雨雹城中金人標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金人引火焚戴樓門二十二日粘罕遣入城白 帝曰前日所說擇賢擇地作宮室二事可速計置一二日間北國皇帝有文字到便要用于 帝唯唯曰一面議論時衆議皆推康王及欲將南安寺爲宮以白粘罕二十六日金人復命曰來日文字到遣軍王到軍前見元帥二十七日帝往摘芳園見 太上父子相持泣涕及太



異姓為主遣人持詔書 帝遙遠不復可辨使人擁 帝  
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籬落路缺守以兵刃自辰至申  
未得食 帝泣涕而已先是 帝將出幸也便可即真來  
救父母押九字於衣領中付宰相何鼎以召康王興兵以  
圖恢復中興且在路中傳旨付開封府曰趙氏孟子可爲  
檢討付來其意指延壽宮孟太后也是日 帝在室中至  
暮有一番奴持食一盤肉有酒一甌於 帝前曰食之食  
之 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復顧矣者奴曰無憂父母旦夕  
與汝相見矣其夜無床席可寢但有木凳二條而已亦無  
燈燭窓外數聞兵甲聲時天氣寒凜 帝達旦不寐天明  
有人呼 帝出曰太上至矣 帝視之見戎衣者數十人  
引 太上由傍門小道而去 帝欲前問 太上左右止  
之 帝哭不勝初四日至十五日間皇族后妃諸王繫纍  
至軍中日夜不止 太上與 帝各居一室后妃諸王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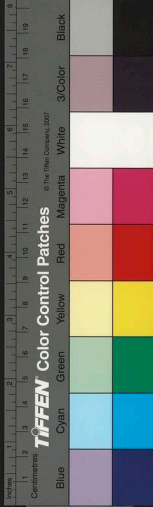
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其它王姬帝姬各爲金虜貴  
人分去京師百姓號泣七日不止以至扳阻 太上及

帝車駕不使出城復爲范瓊所殺今更不著述諸王妃事  
只記二官家行也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掖 二帝至  
階下傳北國皇帝曰汝等父子上負祖宗下負民物恣爲  
奢侈忌公徇愛以至結釁外國禍起內州天人俱弃不可  
復君宜擇異姓以代宋後令元帥府青開封府更以下保  
明策立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帥府差人遣發前  
來 帝與 太上聞言相對涕泣不能言粘罕曰所擇康  
王今在何處 帝曰不知也粘罕謂左右曰急持書開封  
府索康王少刻與 太上共居一室侍衛數人皆醜陋而  
其言語不可辨 帝與 太上自此日惟一食一飲而已  
夜宿竹簾之次時天氣風寒侍衛人取茅及黍稷作焰火  
太上與 帝同坐向火至明是日粘罕命左右以青袍



里路傍有數人見之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等百姓何日見太平也因奏上飯羹二小盂太上及帝朱后分食之粗糲不堪食騎吏從者約五百人皆衣青袍與二帝不可辯不知阜老何由知之阜老曰吾以面色觀之可見况傳聞車駕將欲入京故知之帝曰吾母心腹有疾汝有湯藥否阜老對曰無止有少鹽酥可煎而進之騎吏怒其滯住促行之騎吏掌行者千戶自言姓幽西名骨碌都常以言戲朱后復恣無禮嘗路行之次朱后下畦間旋溺骨碌從之乃執后臂曰能從我否朱后因泣下戰不能言遂亦發疾不能乘騎骨碌都乃掖后同載馬上行至晚約行三十里宿一寺間聞寂一空寺也是夜月初上明照廊廡骨碌都使人持茅羹火烹食以啖二帝於室二后皆病不能食骨碌都乃自手煎羊乳粥以飼之曰汝婆娑休惱我保護你四箇到燕是夕鄭后病而朱后驚悸不已

易二帝所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后之服侍衛之人特以南家子呼帝及太上飲食皆與彼同窻戶兵甲甚衆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示太上及帝曰元帥今遣汝趨燕京朝皇帝已召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以張邦昌爲帝國號大楚矣帝與太上並泣下時鄭后因此喪亂心腹疾作疼不可忍卧於木幾幾絕朱后爲其撫摩四人相對泣下騎吏怒曰元帥命已下來日發行詐疾欲何爲者少帝告曰母后心腹疼不可忍君豈不見其面色安敢以詐爲其失孝道父母至此倘或見憐以杯藥或沸湯見賜他日厚報衛吏稍和顏色曰此間無湯藥或叱左右取沸湯一杯進后后飲之痛稍止而泣曰妾之不幸大矣國破家亡雖生何益是夕宿於野寺中十八日早騎吏前曰可行牽馬四匹令太上及帝二后乘之北行二后素不能騎騎吏遂掖而乘之鄭后病未已伏鞍行十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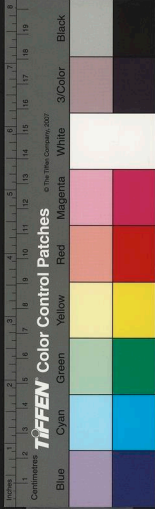
心腹作痛骨祿都以手撫腹曰病已病已三祝之曰爾強強爾強之其無禮若此至天明言於少帝曰爲我說與你妻善事我我即保汝爲相報也十九日至東明鎮骨祿都早食與帝及太上二后並食於村店時鄉村荒殘無復人煙百里有屋一二所而后疾愈而少帝涕泣日夕不止不能食骨祿都怒曰汝在汴京三千餘口皆流徙于北矣其女子美貌者爲人所取何獨眷一朱皇后不以結識諸曹以作前程之託吾素非胡人乃大朝耳亦以妹奉元帥故得身至大將富貴無比今幽西骨祿都元帥改之耳吾本姓王河州人也汝父子爲官家嘗蓮花石綱役使天下人苦虐不堪言今至此天報耳尚何怨耶少帝於是不敢復言但日吁噓而已二十一日至封丘鎮早食山坡之下馬鬣草而相躡而飲食皆坐地上復無椅棹時雨霽泥滑路淖不可行帝與太上及后皆在泥中伏

蹲飲食龕糲形容黧黑目睛並傍有其水太上誤墮其中衣服沾濕骨祿都拯而出之驚失躍傷鄭后之足朱后手絞太上衣去其水而上馬以行是夕宿館驛中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行次黃河岸欲渡渡船有舟自北來上立皂幟中有紫衣人大呼骨祿都曰北國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可速行之語次骨祿都數以目視朱后且哂之紫衣人知其情狀拔刀執骨祿都汝本一兒賤吾兄待汝以至於此今安得與婦人私而稽緩其行程乃殺之投屍於河顧謂帝曰爲我說此婦人爲何人也帝曰其妻朱氏其骨祿都數有無禮侵犯苦無告處將軍今殺之無乃雪我之恥乎紫衣曰汝識我乎我乃元帥弟澤利也帝拜謝后亦拜之至暮乃抵北岸及衛州垣邑縣之西安鎮駐軍宿焉是時澤利所領兵甲千餘人并舊騎吏兵共二千人劄寨夜月明澤利所帶婦女四人遂置



酒命二后同席共飲二后聞之不勝其辱不能即席澤利曰汝病不能飲可持此二杯飲汝二王其思當俟他日報我乃遣二后持酒入房以飲 帝及 太上二十二日入衛州城百姓皆以爲金人不知中有 二帝二后時有買膏者入館舍或寺中與金人皆易飲食及 二帝爲金人所閑居一小室侍以甲兵甚嚴密日中始得豆餅四枚四人共食時百姓或有知其事者自窓隙中令人饋以飲食間或又爲守戶者所奪在彼留半日是夜復出城外二十餘里宿於安國鎮之北明王寺 少帝以飲食不節驚惶漸生泄瀉之疾日走數十里又爲監者所詬惶懼不敢復言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至懷州入城澤利往往持酒無禮二后或時窘罵 二帝城中有富家數十戶澤利時遣人剽劫酒食財帛子女以自娛又常鞭撻下人是夕 帝渴甚告監者以水食偶澤利過前見之遂手殺其人於

帝前 帝大驚滋甚顧謂 帝曰可安穩到北京莫得生事若還不是卽主要活底你死已多時自是 帝見澤利必驚惶移時而後定二十四日至信安縣 帝及 太上太后皇后自離京未嘗滌面至是見野水清澄四人方掬水洗面灌滌相視哽咽不勝情傍有人獻牛酒於澤利者澤利拔刀切肉啖食飲酒連五七盃以其餘酒殘食餉 帝曰食之前途無與喫也復視朱后笑曰這一塊最好你自喫之方飲酒次或有人言知縣來相見乃見一金人衣褐淨絲袍皂靴裹小巾執鞭揖澤利又辦酒食羊肉同坐飲食移刻澤利乘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汝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以所執鞭欲行擊之后不勝泣涕乃持盃作歌曰幼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奉尊陽今委頓兮流落異鄉嗟造化兮速死爲強歌畢兩手持杯向澤利曰元帥上酒澤利笑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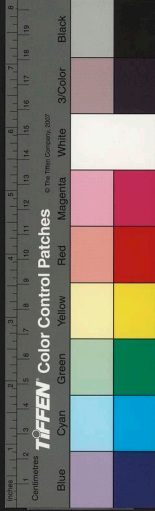
太子下江南到建康二十七日到白水鎮朱后又欲投水  
鄭后止掖之澤利怒曰可縛之乃與鄭后連索臂腕用馬  
隊中引行望見一堡極高上有旗幟書周鄭二字良久寨  
門開有土豪兵甲約有五百餘人皆長鎗大棒弓箭徑來  
衝擊澤利與之合戰流矢中 太上傍一番人之胃 太  
上甚懼其來后乃河北鄉民強壯聚集保護鄉民村者自  
辰至申鄉民爲澤利打圍稍稍散去駐軍大林中有執鄉  
民者澤利呼前而謂曰這箇是你大宋皇帝皇后今放  
汝歸去告報諸鄉即日歸降遂令 二帝及后四人言我  
是南朝官家今往燕京朝大金皇帝鄉民不覺淚下謂  
帝曰我這一鄉周鄭所聚三千餘人北連真定南接懷衛  
約有三十餘處此是鄉兵強壯者日日舉首南望要見南  
宋官兵前去破殺金人今官家被其執縛我等鄉兵不  
自散也又聞康王入南京做官家不知如何也澤利曰康

歌中詞句最好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后再歌曰昔居天  
上矜珠宮天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兮恨何  
可雪誓速歸泉下兮此愁可絕乃舉盃向知縣飲之澤利  
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爲澤利所  
擊手及賴知縣勸止之曰可更唱歌勸將軍酒復舉杯付  
后手中曰勸將軍酒后曰妾不能矣願將軍殺我死且不  
恨復回身欲自投庭前并左右救止之知縣曰將軍不可  
如此迫他北國皇帝要四人活底朝見公事不小酒罷各  
散去是日四人無晚飯澤利使人監視愈甚以至執縛其  
柱毀罵百端惟待朱后稍緩蓋澤利思之私也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至徐村自信安縣行至徐村二百餘里並無入  
烟至是澤利分兵馬一半先行持文字報捷先至真定留  
一半護衛是日申時自北而軍馬三百餘人首領見澤利  
下馬作禮語言鄉查不可辨認其中一句可辯云已遣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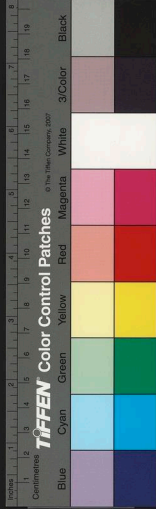
一簇軍馬自南而來約有五百餘人中間擁十餘人皆是房族內有柔福帝姬康福帝姬相國公可辯餘皆不可識皆着青袍白袍二帝與后遠視舉聲大哭左右催促行不及一語而過移時又如前有馬軍簇擁皇族又有二十餘人在三十里外直奔來行不駐足又少刻如前馬軍有一馬軍人至寺前謂澤利曰此隊中有康王先去燕京也言說去甚疾移時累累不絕凡過軍馬十八隊皆是擁送皇族二帝二皇后但傷痛流涕不止不復形容至日晏猶催行至晚後騎報言鄉兵散數隊約千餘人在此北寺中屯駐澤利叱左右曰分兵一半前往殺之乃遣次將骨散得糧食而返初三日過一陂澤旁其中殺倒死尸堆積臭穢不可近有狼二頭在其中噬嗑尸肉見人驚散鳥鵲鳴噪可驚可駭是日在陂野中天氣稍熱無水可飲帝

王也被捉後面來所執鄉兵令放去是晚帝及后皆宿於野中上無遮覆至半夜有微雨雷自北起衣服皆垢膩為雨沾濕至曉雨大作泥雨中行數里方及一寺駐軍于中方得少息移時雨息皆水泥遍身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並在荒野中行不知里數其番騎皆於馬上食乾糧肉及有擄掠到飲食隨行取水煮食帝及后微得些食二十九日晚澤利解衣數件泥污皆遍令朱后就野水中洗濯朱后不能舉首鄭后二人洗之二帝亦於水邊自洗身中泥污衣服是日天氣稍和望中林木青翠山色可愛野水清淺自山中流出正駐軍城北有一騎手持黃文字至澤利前曰速行速行澤利唯唯其人向前鞭馬而去四月初一日至真定府城下不入城從此催促急行不得少緩是日不住行飲食令止於馬上喫乾糧及肉少麪至晚約行百里宿一古寺初二日少立寺門外澤利立山門上遙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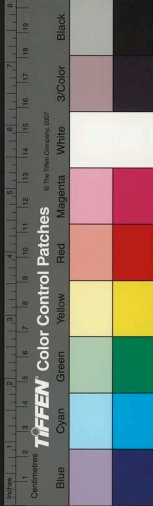
渴甚不供甘旨自三月半間拘執甚急雖便溺必使持刀  
隨從自初五日已後不復能記月日蓋行廣野大途日以  
飢渴爲念不復記憶也但云或日觀者自可見其次第也  
或日至一鄉村數十家見澤利至俄有一褐衣前拜澤利  
奉上酒食 帝及二后四人亦有酒食頗豐腆或日至一  
縣不暇問名亦有官出迎如前備四食內有知縣者乃一  
番官見澤利畢次見 帝及后曰小番奴得肅王小女爲  
妻要見皇后乃引一女子前拜已成報後視太后等泣曰  
奴肅王小珍珠也呼太后爲婆婆朱后爲姆姆曰前日爲  
馬軍擁遏至此其皆領萬戶不知姓名與此知縣是兄弟  
將奴嫁與他今成親六日矣前日在此知縣中諸皇孫兄  
一十七人皆爲諸金人分去或爲妻者或爲妾者東西南  
北矣拜說未畢爲知縣引回是日晚宿一豪家主者接澤  
利甚有禮中夜置酒命妾數人出勸酒於庭上命兵士數

輩執縛 帝及后於庭下以至使溺澆之不能及乃勸酒  
婦人皆美色艷服良久酒罷澤利與豪家趨別館美妾吁  
歎相謂曰吾與汝皆是太上皇女孫今日伯伯做官家不  
好事多不如我公公做官家快活今落薄在他家做婢何  
有出期再三流淚爲人所呼入庭幃而去或日至一州亦  
不記州名郭內人煙稍密於他州郡澤利在驛中安泊知  
州與官負來相見者皆是番人買賣百姓有來館驛中問  
知是 二帝二后被執縛往往亦有流淚者或默然或低  
聲語曰南京有官家張邦昌係是全國策立才做官家便  
叫康王即位大金官家怒發已差四太子領人馬去收復  
也時隔窓聞之方知康王不在番中日前騎兵所言康王  
在隊中蓋妄語也是日稍稍得食但籠羈不堪耳或日到  
一縣極荒殘有屋七八間城郭皆缺裂有一女子年二十  
餘路傍垂泣曰我乃南朝皇孫女因病爲大軍挈到此不



能存活見太后過乃拜曰帶取奴去后不敢留左右或  
報澤利視之微笑曰一就去遂令左右扶上馬上而行是  
夕宿於野寨澤利醉淫其女子醜惡之聲 二帝皆聞不  
敢開目次遇有餘食皆與女子分食謂朱后你不如他也  
或日行及一城不知是州是縣止有番兵二千餘人並無  
百姓首領見澤利再拜懷中出文字示澤利乃呼左右去  
帝冠及衣幘帶如因狀坐一小室良久有人持文書示  
帝曰可依此式作表達燕京一兩日中到燕京也其文  
引晉懷愍及孫皓劉禪石少主故事及尊大金為湯武此  
滅契丹而又滅南宋功德巍巍及請罪免死之意持文書  
者呼左右取紙筆與 帝曰速寫 帝不得已乃作表書  
云亡國囚俘趙某并男趙某及婦妾鄭氏朱氏謹稽首再  
拜大金輔天佐運應道法古至德皇帝陛下重念其承祖  
宗基業立民爲國不能上順天令下撫人民聽讒臣之言

結怨外國循賊臣之求積釁華夏致上國興弔伐之師下  
將作向明背暗之行今一家被虜百口分飛父子二妻聽  
命機下伏惟陛下德過堯舜威勝武湯既以滅國當立異  
姓而二子之誅尚祈哀念併與赦原云云文成多爲改刪  
其中悞慢不欲具錄其末句有云愍懷懿厲未知今日之  
借湯武文高昌敵此時之舉是日作表出行三十餘里抵  
深夜月明方止或日及一官府皆新創造牌曰收復新門  
及列兵刀二十餘人甲士五七十人傳呼曰呼趙某父子  
二帝爲執而入其門兩道皆栽榆樹少立庭下堂上金  
紫人朝服侍衛甚多中坐三人於西向二人於東向引  
帝北面再拜上有人傳指揮曰將他二人去見海濱侯畢  
來日入城見郎主言畢趨出大門復入小門至庭中見人  
胡服無巾幘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謂 帝曰契丹  
主耶律延禧也與汝罪狀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訖復引



上坐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頭有中情揖 二帝曰吾契  
丹與大宋南北二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爲奸臣所誤  
俱至於此爲之柰何且曰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帝須有  
赦罪之理我已在此三年尚未了絕 二帝曰何事未了  
延禧曰我祖真宗皇帝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上  
有百穴每穴中常有真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珠  
穴中自落下以絳羅承之每日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  
一段長尺沸湯沃之取其汁洒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  
經年不散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皆降天人神香氣聞  
之數百里當時契丹爲大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今北國  
皇帝將延禧拘執須要此物緣此三年未得釋去我妻子  
族屬盡皆分散作他家貴人美貌者入富家醜陋者入民  
庶家帝曰此爲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燕京尚有七百  
餘里勉之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 帝立廡下又有甲

士擁一番囚至者見車咽麪单子被俘至此其人罵言  
語不可辯主者乃命以刃斷其舌牽出斬之其妻美貌再  
拜請命怒亦斬之小兒子四人并令敲殺主者令引 帝  
出其門見二后尚立墻下映日而哭同行至通衢斤令上  
馬而去遂復出一城門向北而行道間花卉甚多有急足  
二十餘人來往不止曰即主召見四子于江南今日便領  
兵前去 帝與 太上立路傍時有二人皆南朝人爲兵  
卒者不知爲 帝也乃相謂曰五月一日康王南京即位  
了也今日早已十日四太子去後不知如何餘語低不可  
辯少刻路開左右催行至晚得行百餘里其時近暑 二  
帝及后衣服垢膩蟻虱不可衣着頭無巾帽宛若囚徒行  
三日不曾見澤利之面亦不知澤利在軍中左右時時詬  
責言語不甚能辯別行數可有人呼 帝出謂曰四太子  
大王軍至汝可見之路傍有一寺四太子坐胡床於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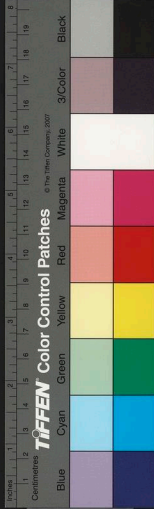
引 二帝二后拜於臺下四太子且詬責曰汝父子無道致有今日若當時信我國家言誓海上之盟共滅契丹分其土地南北爲國豈有今日柰何不順天命與契丹貳疑連和欲坐觀成敗彼勝則從彼以破我旣勝矣猶不能從我汝之愚一也吾兵已破京師皇帝慙念生靈與汝講和以河爲界汝又不伏勞我師徒遠征汝之愚二也且天子死社稷亡汝祖宗二百年基業不能守成內則奢侈外則結怨一旦滅絕何面目見國國尚忍死而見我何慚如之汝之愚三也 帝爲四太子所責俯首流汗不能言但與太上二后再拜而已續呼左右取筆硯令 少帝作書召光世韓世忠劉錡等歸復曰今日夏至節賜汝酒各一盃令左右於金瓶中斟酒四盃飲之再拜而飲太子復謂帝曰北朝皇帝無殺汝道理不失爲侯王言訖上馬而去鞞鼓鍾鈺聲動天地時二后自出京以來足跣不復能

行雖乘馬足皆生瘡肌肉瘦瘠 二帝亦枯槁不類生形爲左右監者詬責鞭朴欲死無路舍人衣服共相結縛夜臥不相捨二后及 帝及與番奴連腕並手合坐同食似此行路五六日始達燕京蓋契丹舊都也入門小類東京旣至內門金主登殿左右執 帝及后膝跪于地皆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或綠或褐或傘或笠或騎或車約有數百人皆稱萬歲良久傳呼令左右賜巾幘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門出傳全國主聖旨曰皇帝勞汝賜衣服沐浴來日入傳遂出赦書引 帝入都堂見宰相至堂下堂上坐一人左右曰此銀朱亭董相公也帝亦再拜字謹答拜中侍立堂上宣赦其文不復載後後曰赦趙某父子之罪免爲庶人引 帝及太上二后入朝皆巾幘青袍二后未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國主自殿上傳勅封 帝爲天水郡侯 太上爲天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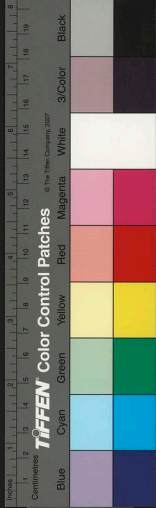
郡公各於燕京賜宅居止左右唱命 二帝及后再拜謝  
恩左右引去入一小室良久有二皂衣吏引 帝并 太  
上二后入一官府門有牌曰燕京元帥甲第至中庭有一  
褐衣番人坐於堂上曰燕京元帥 帝乃再拜皂衣吏呈  
文字於元帥筆署其末令引去皂衣吏引 帝出門徒行  
護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及元帥府入門轉左廊下  
小屋中呼 帝與后坐其中並無椅凳惟磚石三四枚而  
已時 帝終日下拜又飲食不進驚惶不安兩日之中止  
飲水二杯二后但哭泣而已欲觸柱死左右立止之二十  
二日至三日十並在室中外戶鎖閉監侍者十餘人日所  
有者粗飯四盂米餘飲四盂而已相顧不復能飲朱后有  
疾臥冷地上連日呻吟監者尚加詬責少帝語左右曰汝  
等可憫念我國破家亡取些湯水相救左右引去曰我國  
禁衛諱言犯者遇殺如殺人汝乎憫字已該死罪尚敢呼

索湯水再懇之不顧而去六月一日早人引 帝及后至  
元帥庭下令 帝再拜左右唱喝如云旬月見之狀良久  
乃退時朱后病不能行其左右監人背負雙手持后足無  
禮特甚是日之後朱后病篤初二日午死年方二十歲  
帝大慟告監者曰其妻已死盍如之何左右白於官良久  
有皂衣吏引數人扶后屍而出用黍薦卷之共拽之而去  
帝哭愈哀不敢出聲恐監者喝之初三日早有中使坐  
元帥府庭下引 帝后於前傳宣曰天水郡公父子可往  
安肅軍聽候指揮來日便行令元帥府發遣初四日早元  
帥府吏呼 帝曰官家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  
行 帝曰我母鄭氏稍病未愈畧候晚行如何吏怒曰我  
北朝不比你南朝今在必行你若守正不至今日到此尚  
不遵法令叱罵 帝不敢對乃徒步前行護衛者二十餘  
人自元帥府行至晚始出燕京北門宿捕司房捕司如南



朝尉司也鄭太后不能行 帝與 太上共扶或肩背之  
而進是夜雖宿捕司並無飲食六月初一日時甚暑行沙  
清中每風起塵埃如霧面目皆滿又乏水泉監者二十餘  
人爲首曰阿計替稍憐 二帝乃謂曰今大暑熱稍稍食  
飽恐生他疾此中無藥至有水處必令左右供進因此鄭  
后疾漸愈初一日行至十一日所過村邑飲食稍爲阿計  
替勸勉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少息木陰  
之下帝時年十九歲太上年三十六歲形容枯黑不復有  
貴人形質若此行非阿計替護衛六月甚暑中一死無疑  
也十二日晚至安肅軍城下其城皆是土築不甚高入其  
門守衛者皆搜檢以至鄭后臍腹間亦不免摸過雖他人  
出入亦然蓋入城者防內事故也行經數街始至官府入  
門引 帝入及 太上太后立殿下左右唱名令 帝再  
拜訖知軍者別呼綠綠衣吏引 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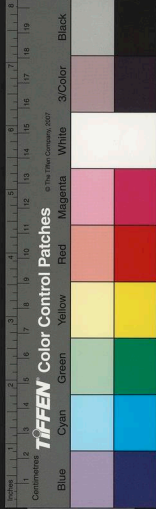
令 帝坐其中送粟米飯漿令 帝后飲啜阿計替從外  
至語 帝若相別安慰遂引去自此 帝封固室中如前  
帝后自春及夏漸行泥水間衣服垢膩又生蟻虱以至  
循行苦楚不勝言獨有一阿計替者自澤利命之監守至  
今不曾廝離左右時時爲帝洗濯但言語不可辯時至曉  
一二旬十四日知軍使人呼 帝至殿下且傳北國皇帝  
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父子並給賜夏衣一襲視之乃紗  
帛二段生絹一段令 帝謝恩 帝拜受使人持其物同  
歸其物乃爲監者取其半復以舊紗褐衣并生絹付 帝  
曰可衣此庶免汝裁造也自此日坐室中鎖閉惟得粟米  
飲漿水各三盃而已餘無所有也十七日晚中夜間外有  
喊聲衆大驚火連天殺人大亂蓋安肅知軍有二人一是  
契丹一是大金二人不和其契丹人欲殺大金知軍劫  
二帝南歸投西夏結連易定一路謀尚未發偶以酒醉鞭





撻一奴奴去告大金知軍遂舉兵圍契丹人殺傷殆盡至  
曉方定其火燒連屋宇近百餘間殺傷凡七百餘人火燒  
至二帝所居室三丈許乃止不爾爲火焚死蓋索拘之故  
也十八日早知軍在庭上引 帝至庭下且責曰你與契  
丹結連殺我同歸西夏我昨夜已殺了也今奏知大金皇  
帝共你理會 帝曰某在囚中防固甚密何由與彼通情  
知軍怒曰見有告首人在你不得胡說嚙好公事 帝爭  
不已知軍命左右以鞭擊之 帝口血出齒碎令人拽去  
復入前室中拘之以繩縛 帝泣不能出聲是日飲食不  
至惟監人私以漿并少飲進三人分飲至夜固繫愈急至  
六月二十日並如前二十三日知軍坐聽廳上命引 帝  
至庭下再拜聽詔曰趙某父子朝廷免死且令居止安肅  
軍却結連同知李奉國意欲反叛未欲賜死更令往雲州  
聽候指揮仰安肅軍發遣前去請訖命吏引去 帝再拜

謝恩哽咽不能言知軍怒曰汝尚敢如此你當初要殺我  
我今日如何放得你命左右拽 帝坐地上以柳條鞭十  
五餘下 帝哭泣如雨痛楚久之方甦戒左右即令便行  
至晚出門宿野庭中時甚暑帝身有傷苦痛坐亭中地上  
不能起止至夜深月出始得少飲三人分食 太上因暑  
熱成病監人取青草野木板布于地上令 二帝臥其上  
云不爲地濕所迫可以無疾矣二十四日三十日在路遭  
大雨或大風狼狽萬狀不復抄錄如是數日方達雲州如  
前拜同知於庭下令左右引 帝入土圍中内外有兵守  
衛雖衣帶皆爲取去蓋防自縊也日惟一食至八月十七  
日有綠衣番人手持鑰匙開上門呼 二帝及太后出門  
曰大金皇帝赦汝罪教汝再往燕京可出謝恩時 帝以  
稽首稱謝蓋誠心也其綠衣旣引 帝出土圍復入一室  
如前因閉之日間得飯一木器漿水一木瓶時天氣稍涼



替自外至曰且喜無事 帝問其不死之由曰我於死人  
堆中藏伏兩日夜方得脫由是阿計替再監視 二帝外  
人來入二千餘人蓋同知官屬也或曰阿計替引 帝至  
庭下有紫衣二番人坐堂上呼曰識我否曰不識我蓋天  
大王乃四太子之伯父良久屏後呼一人出 帝視之乃  
韋妃也 太上俛首韋妃亦俛首不敢相視良久蓋天大  
王呼左右賜酒與 二帝太后曰我看此箇夫人面蓋韋  
妃爲彼妻也酒罷謂監人曰善護之阿計替引帝行再入  
前室然稍稍緩其監飲食畧備似此經一冬衣服已稍可  
禦寒矣天輔十一年春正月一日大京例以是日踈放囚  
禁雖死因亦得少出阿計替引 帝出外縱步但不出府  
庭門 帝觀說有一妃婢衣褐衣口稱韋夫人遣來手持  
一合子且曰夫人教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且忍耐且密  
語曰聞知九哥已即位恐有歸路未晚也其人將合子中

二帝食漿水飯疾作待死而已 二帝受禍已及半年  
置之無可奈何不復愁苦但衣袂經夏糜壞寒不可敵監  
者或遣以敝衣稍稍得其相補十月或日早五更忽鼓聲  
四起人立奔亂殺戮火光燭天蓋同知下有將補千戶者  
三人作亂緣同知奪其妻故舉兵殺同知家眷六十餘口  
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戶者三人皆下  
馬至 帝室前勞木數件自牖中與 帝曰與你與你吾  
曹三人今歸西夏矣汝國中南京康王已做官家半年了  
勉之必有歸去之期監者二十餘人吾皆殺之矣吾不可  
久留復贈 帝乾糧數器各上馬而去是晚城中大亂有  
千戶執爲亂者數人斬之於市乃止經二三日別軍始至  
城中方定先是監入中有阿計替者相從 帝已半年稍  
得侍護之力 帝謂 太上曰阿計替前日爲反者千戶  
所殺矣雖城中大亂吾父子不敢出此門奈何言未已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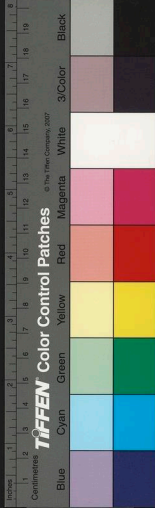
十四日彼處已放燈街市張燈無鼓樂但有金鼓喧天至後而已胡婦胡女携手於酒肆中遇人即便暗合而歸官中及父母皆聽不禁二十日阿計替謂曰今月二十九日北國皇帝生日作宴天下此處同知大宴罷皆赴燕京去也蓋北國法先期十日錫宴近郡皆赴燕京上壽是夜更闌阿計替暗引向來送餅食妮婢至 帝前曰夫人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三兩日中往燕京去也復來與不復來未可知且保重將息言已急行去甚速其他監者已覺爭問其實阿計替叱之曰汝等不聞同知有指揮事遂不復問是夕 帝及 太上太后聞韋夫人去甚不樂二十三日聞夫人同蓋天大王領馬騎前去留下千戶五人內一主首名啜雞兀頰人從者三十餘人至 帝室前曰蓋天大王韋夫人共你父子二人豈有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間知得蓋天大王不再來共你契勘這一

物置 太上衣中奔走而去 帝視其物乃粟麵麪所燒大餅也阿計替乃佯言曰是何婢妮送與他人可速歸之乃引 帝入室中問曰適間九哥是何人 帝曰九哥乃康王吾之親弟也今韋夫人是九哥母來相報也阿計替曰十一官人是誰八官人是誰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乃我也遂將其物與阿計替并新到監者二十餘人分食之至晚更不復出初三日例是日爲偷日雖婦女什物金寶官中皆不禁他日則不論必置於刑法也是日有黃衣者數人各持飲食七八器將五器與監者食之三器使人費入至室中謂 帝曰食之視其物皆肉糜以肉并米合煮之 帝與 太上太后食未已已爲監者持去帝問阿計替曰此食何爲者答曰此地風俗無善人惟設粥以食囚禁者可與齋僧同功故今日有人齋來此也帝又問此家何人也阿計替曰此亦韋夫人在彼稍稍獲安



瑒公事呼監者二十餘人戒曰防固不可少緩自此帝復為監人拘執如前阿計替亦不敢少有庇緩二十八日阿計替前白曰聞之曰太子已上四川及建康府又為四太子打 康王南渡浙江其勢恐不能及久 二帝聞之大息曰若九哥事不成吾父子俱無所望矣俄有持酒至曰金國皇帝生日例賜酒肉 帝就食之二月一日有探騎至官府中報主首覈雞兀曰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關西交點五路財容別有文字差兀西哨途來作此處同知也初二日有皂衣持文字前來白 帝曰新同知到來要你文字須便供寫 帝曰所寫如何曰速寫速寫諾罵言語不可曉帝不得已乃書如今之案款狀曰近封天水郡公趙某同男趙某與母親鄭氏各年若干謹狀着人執去初十日同知到雲州引 帝至庭下問訊語言不可辯令左右引去之少刻阿計替入謂 二帝曰今日到者

同知兀西哨途乃是途右之兒其父因從四太子往江南為劉三相公捉去了今來恨南家將汝三人苦楚又移 二帝入一小室濕淖不可居 帝泣相謂曰吾父子死於此矣阿計替曰兀西哨途使我往燕京下文字須一二十日方可還二官人且忍恚寧心我去燕京一道與官人探問南國仔細來相報也十一日至三十日並如前三月初九日忽有一褐衣番人到因所持文字曰皇帝聖旨又教你三人往西汗州聽候指揮蓋緣新同知奏乞也 二帝且泣曰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 帝手被執縛驅行至晚出雲州北行約二十里方止息自此以後則日月不復記錄蓋阿計替不在 帝之左右故也或曰其所行地皆坑窟不平有一監者言語稍順於 帝謂 帝曰此長城塞也或曰行五七十里或九十里辛苦萬狀 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時有負而行者漸入沙漠之地風霜高下冷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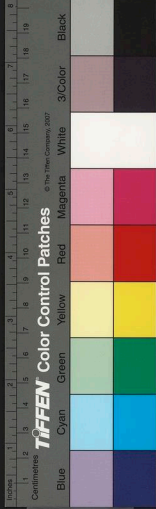
州護衛者擁 二帝入城其地非復人煙監者云是昔日契丹道宗囚高麗王王伉之所其中方廣不甚大者有屋數十間皆頽弊廊廡若官籬落疎虞不類人居其護衛三百人逐日旋伐林木搭蓋屋宇居住經兩三日乃遣兵遣騎回歸止留護衛者六七十人在彼 帝與太后只在中間一室不敢出入飲食日止一次皆是粗糲或時有少羊肉或日 二帝相謂曰我父子在雲州日前後深得阿計替保護微知得南地消息如今相別已經兩三月不知其人還雲州也無言畢有人前白 帝曰阿計替是我哥哥我名香查里當時北國皇帝專使我二人監守你父子如今阿哥被雲州同知使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此來緣阿哥能寫文字虜主時時要申發文字故必須此來阿哥去日亦曾說與我教保護你三人安心不妨或日阿計替回到舍中揖 二帝曰且喜安樂我自雲州往上京又自

上京至雲州又從雲州到此處往復一千餘日不勝艱苦於懷中取出一帋令 二帝看視其上書云今年南事未定苗傅劉卞廢了官家本是劉正彥傳之說也立明受太上子又云已得建康府車駕入海 二太子已得四川四太子已至兩浙越 帝視之嗚咽謂阿計替曰二太子已收四川四太子已收西浙吾國祚可知矣又云苗傅劉正彥敢如是吾兒子方即位四五年做得甚紀綱良久阿計替收文字入懷自此阿計替謂 二帝曰今日七月初五日後日七夕你二官人在京師瞭好快活 二帝吁嘆曰到此寧復話此耶言訖有甲士四五十人喊聲喧呼曰在此 二帝驚懼不覺仆地且曰吾命盡今日矣阿計替遂出首立語白其事 帝自窓牖中望之兩手足俱戰掉少刻阿計替持刀入 帝所 帝驚以手掩目 太上太后亦然阿計替乃高聲曰不干你三人事遂於 帝所居室壁後執一小



禍萬民若國祚復興當使一箭中鴈以其箭付阿計替射之一箭中鴈宛轉而下 二帝拱手稽顙曰誠如此卜死且無憾阿計替以微笑取茅草藁火破鴈炙而分食之或曰阿計替又密入室語 帝曰南朝聞說道四太子盡得江南迤邐至洞庭湖又云全國官家近使人往北國起人兵前向江南廝戰時天氣漸寒 帝后衣服皆腐爛垢膩時時得阿計替集着婆娑胡婦洗濯或日大雪數尺室中極冷不可出 帝后顙膝相拄聲顫不能言阿計替持一投繯蓋三人之首稍獲安暖 太上自雲州一病之後髮退無復再生如僧尼狀與着奴刺頭相類是日極冷又乏糧食止得鴈一隻於火上燒熟共食之或曰阿計替謂 二帝曰今朝已十月一日也 二帝曰十月是天寧節今日與向日不同 帝后並泣下阿計替曰天寧節何節也 帝曰生辰節也吾生於此日未知死於何日求死不得求

奴而出付首立者斬之携其首而去近三時許 帝后神始定尚未能言阿計替入言曰先來驚否 帝曰何事答曰此月七日祭神也我全國禮於今日先伏藏一人於暗處然後大願兵馬佯為促獲斬首祭神以首為上祀身為次祀羊為下祀祀畢人羊俱以煮熟啖之使之布福 帝曰若非汝昌言不關你三人事我已驚悸矣太后因驚得病七日方甦或曰首日持人頭去者以肉一臠詣 帝曰前曰布福肉可食之 帝聞其氣臭穢不可近辭之欲不受阿計替在旁曰受之可有福不可不受 帝乃受之首力舞蹈而去或曰秋風大起冷氣逼人阿計替曰秋令至矣俄空中鴈聲嘹唳自北而南時護衛者數人皆為阿計替揮去壁中有弓一張阿計替曰官人能引矢乎射鴈以卜此乃番胡事也乃手持弓謂 帝曰我代官人卜之可乎 帝曰然 帝乃執箭仰天祝曰臣不幸上辱祖宗下



生不得自古帝王之辱惟晉懷愍及石少主與吾父子耳  
或日天氣稍和日色晴麗阿計替曰今日鞭春此間便有  
少和氣阿計替執羊乳一盃飲帝后曰以此代酒其乳  
腥穢遂強飲之或日雪霽天晴阿計替呼帝曰可出至  
矣帝后皆以極冷爲對阿計替曰春回鴈歸矣空中鴈  
聲自南而北千萬成群而去先是北地極寒必掘地作穴  
以居數月帝室中亦作穴深五七尺帝后晝夜伏其  
中其餘護衛人亦如此是日始出坑不復入穴矣時天輔  
十三年乃太宗宋建炎四年庚戌歲也或日午間傳聞國  
皇后上仙阿計替等六十餘人皆以布纏頭作孝鄭太后  
曰我何日死也傳聞金主自皇后上仙之後喜怒不常帶  
刀劔宮人有忤己者必手殺之阿計替曰你國中有肅王  
乎曰有有女子乎曰有近聞皇帝以肅王女爲嬪御專寵  
由是皇后怒忿自縊而死金主知其實乃以手劔殺肅王

女以復后讎鄭后聞之肅王女玉箱也此女自小多奇忤  
異於兵刃之間身死應之審記肅王妃陳執中女也孕玉  
箱日夜夢有青衣童子自天而下手托一鐵線箱內有玉  
印二紐曰天賜你王后妃驚而悟思曰吾夫王也五妃也  
豈復父母爲王妃而女復爲后乎閱數歲戲于水次得玉  
印一文曰金妃之印究其從來於宮中池畔泥中得之亦  
頗常玩佩不去休金人之城皇族皆爲掠取此女爲貴人  
元顏樹所得每醉酒欲淫之必中昏冒絕不前乃以其女  
進呈於金主金主幸之以爲妃生一男後因后兄沮李字  
進夏國李氏女爲妃兩人爭寵趙妃欲以陰計中金主以  
雪國恥偶皇后死妃因侍奉間多以私意教金主殺左右  
及殺李妃又因暑月常以冰雪調腦子以進因此金主亦  
疾時天輔十四年六月也尋於十五年正月元日宮中飲  
宴是時金主無后止有趙妃當寵其所生子因病而死一







分食之五國城中凡居七八月大齋一日一食此一年中  
酒食一次七月七日祭神得酒肉一次阿計替與香查里  
爭一番中婦阿計替遂手殺其弟至十月間天寒乃掘坑  
以居 二帝因疾疫不安護衛者二十餘人亦死半矣天  
輔十五年正月元宵此處亦有少燈皆於磁碗中貯羊  
脂以草爲炷燒之有僧五七人作佛事皆胡僧也贊祀官  
家福祿萬壽 帝問阿計替曰此間去燕京幾千里曰已  
三千八百餘里此處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此城乃漢  
將李陵昔日戰敗之地日中老番人以乳酪一甌使人持  
之時苦雨舍屋崩塌牆壁地裂有蝎數十枚走出整 太  
上之臂疾痛移日其餘蝎 少帝以土塊擊殺之或曰庭  
中列香案庭上紫衣褐衣三番人飲饌云是日乃金國皇  
帝生日飲五七盃皆有食次後使人持餘食自隙中遺  
帝曰此皇帝所賜酒食喫之 二帝食之不復辯其名食

之皆嘔穢至盡問於阿計替乃密清羊腸合馬腸共成之  
非囚者所能食亦此中珍味也或曰 上皇因哭鄭后一  
日失明不能都覩物終日合目坐室中呻吟求死不可時

年五十一歲因語 帝曰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一旦罹外  
國之腥膻禍起奸臣之手一家三千餘口今惟見汝一人  
在此餘外骨肉流落聞之皆爲奴婢雖韋妃爲蓋天大王  
所得雲州相別不知今復如何 上皇不時泣淚目疾轉

甚月餘一目枯矣或曰庭中設祭儀若祀神者云祭天王  
蓋彼中所重者是夜列燈燭至中夜止少帝於牖中望神  
祝曰只愿速死南則愿中興北則愿早遷內地是日夢神

自空降揖 帝於庭謂 帝曰我實北方神天王者也上  
帝命我統攝陰兵衛南北生靈自此更十年天下太平矣

南朝中興與昔相類言訖升天而去 帝寤語 上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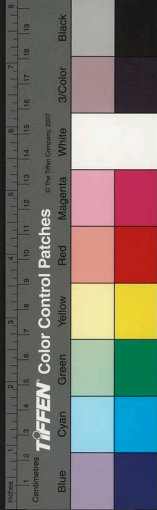
皇曰吾之夢亦如是何祥也或日中有貴人坐庭上與老



南燼紀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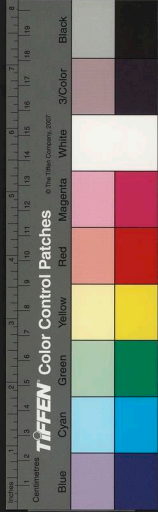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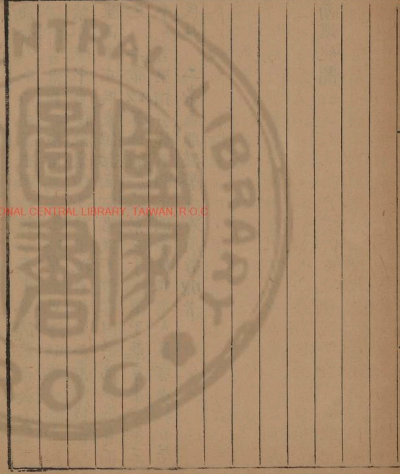
復合人取二木函殮之乃許令天水公隨鑿于淺山之下  
仍有旨進封二后皆爲夫人以皇后恩澤時放二帝因  
禁令城中自便往來但不許出城自此二帝聞或出外  
坐而市中民家但話南朝事民不敢答但供需少飲食而  
已二帝以五國城去燕京三千八百里燕京去京師三  
千九百里相去絕不聞中國音耗其中人民亦少知此居  
民見二帝衣服破弊亦有少遺贈者

藩相對引二帝至庭下語曰北國官家欲立趙氏稱是  
荆王女吳王孫女官家未知宗派實跡遣我來問汝可具  
圖上帝曰亦不知的實族譜不存難可考也大金破京  
師日宗正文字皆爲北朝所取想尚在何不檢閱魚問皇  
后子細相對便見是何族屬位下良久中貴人曰臣亦是  
陛下東京小中貴離京師日方十六歲今二十六歲矣來  
時自燕京係是娘娘私自遣來中路逢蓋天大王夫人韋  
夫人爲我起居二帝及后餘無所語帝曰鄭太后已死  
矣中貴人又曰今月十一日想已冊立皇后矣嘗見皇后  
說在京師日呼太上爲伯公今上爲伯兄皇后有二子長  
曰殊哥小曰青哥早晚必有太子也言訖上馬而去或曰  
有中貴坐庭下與老番人對坐使人引帝至庭下言稱金  
國皇帝與皇后指揮許令將鄭太后朱皇后同葬於五國  
城官給棺木俄有人以檐荷二竹蓆囊二喪皆零落骨殖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金之正隆六年春亮開宴諸王及契  
丹延禧宋天水郡公完顏亶之庶子祐皆命入席酒酣爭  
射打毬因時射延禧墮地死庶子祐亦爲從騎射死天水  
郡公亦遭射殺棄於野水時少帝已六十矣次日亮語左  
右吾即位以來恥祖宗不能混一然所忌者延禧趙某及  
先君二子爲害耳今四害已除去北有西夏前歲已歸命  
吾若不能於此時混一天下失時不乃決意於是歲之秋  
引兵入南朝矣亮欲渡江金山早膳南師之盛虜兵未半  
絕橋兵請前後不關請亮言以馬鞭投江亦可渡也其幕  
下將帥料其勢不能克於帳下於是謀殺亮回師此亦天  
心之報耳然阿計替本河北棣州人靖康因賊將攻城守  
臣王若思投降時爲府中界吏賊將鐵笠熾憾笑視我曰  
此人頗類人貌吾且賜與卮酒呼與從行呼阿計替時安  
上門有金將靡斯亦者領一軍曰赤伏軍皂旗于洞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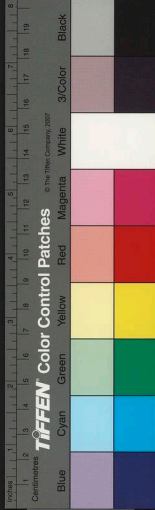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語余曰二帝二后若非我之愛護死亦早矣我本大宋人感南朝之德故愛護之今到冀州乃持前所過事跡語余四方一統此文達江南使中原可洗羶俗可除欲求其實當以此進然余念阿計替之忠故書于前見其本末其間倘有忠義之人能傳流南方亦可顯阿計替之忠今朝廷議以河爲界有張氏者欲南歸余乃書其實令持南渡其遺文殘藁焚之不復有跡矣阿計替妹名得成今爲滑州宣德使之妻

黃氏集予作此南爐紀聞錄本用胡語重疊釋改似乎可讀尋乃改用漢語從落筆至靖康車駕出京泊太上少帝之前其事從實無所忌諱此文乃阿計替之手錄本用以申全國者其子爲全國堂吏尊臣數輩 通宣布于外其文乃散河朔北邑余之父得其書祝余曰自古懷愍之蒙塵史書大槩而已少帝之與后氏歐陽史書之頗詳其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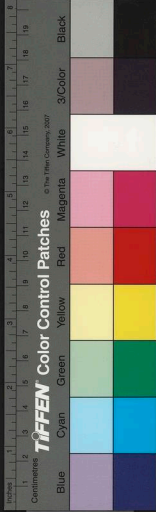
爲大宋軍所得殺其人手皂旗呼曰殺了番人也他人望見皂旗登城不謂是大宋人呼捷却云番人已登城遂爭奔走番人見大宋軍陣潰遂使番虜上城東京之陷出於笑談韓離不在阿育王法堂上有執女子三人至者曰獻與大王姿色無比我荆王公之三女也長曰檀檀次曰脩奴幼曰纓絡今日胡人將我父母敲殺取去金寶留我三人在此泣涕無說韓離不以三女與子數竈是夕聞數竈俱淫之阿計替得一婦人自言京師珠子鋪王負外女年十九嫁質周家後賜與數竈竈能飲酒食肉每醉必淫之婦人至曉不徹此婦人不勝其苦既而爲弟陸篤所殺韓離不呼阿計替曰我與元帥說了汝隨南朝官家去燕京朝皇帝次日見粘罕面如栗色大耳蝦身身衣胡服目有赤光顧視威人謂阿計替曰汝南 鐵笠熾憾之兄乎曰然粘罕遂令押二帝二后往燕京往來七千餘里遂再四



未嘗有此今我輩本大宋人亦遭全國之辱觀此悲愴于  
以戒人君驕佚亦以發孝子順孫之忠烈異日我曹箠食  
壺漿以迎中興之主焚之可也且語余阿計替之本末命  
之爲書其事云宋國中途之禍盖起於上皇之任好淫泆  
恣爲邪佞開生邊隙其實非少帝之罪故至死焚身墮坑  
天之所報耳嗚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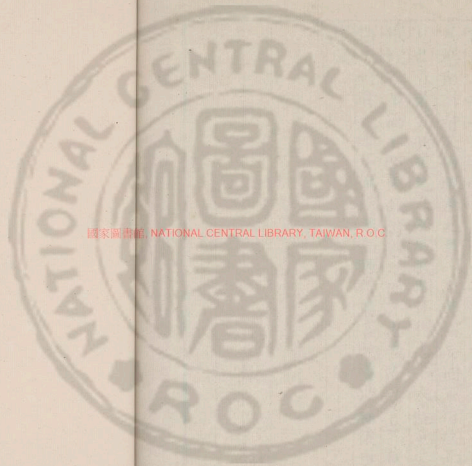
齊東野語曰靖康之禍大率與開運之事同一時記載雜  
書極多而最無忌憚者莫若所謂南燼紀聞其說謂出帝  
之事歐公本之王淑之私史淑本小吏其家爲少帝所殺  
遁入契丹泊出帝黃龍之遷淑時爲契丹諸司吏於是文  
移郡縣故致其飢寒以逞宿怨具述其幽辱之事書名幽  
懿錄比之周幽衛懿然攷之五代新舊史初無是說安知  
非託子虛以欺世哉其妄可見矣南燼言二帝初遷安肅  
軍又遷雲州又遷西汧州又遷五國城去燕凡三千八百  
餘里去黃龍府二千一百里其地乃李陵戰敗之所後又  
遷西均從州乃契丹之移州今以當時他書攷之其地里  
遠近皆大繆不經其妄亦可知且謂此書乃阿計替手錄  
所申全國之文後得之全國貴人者又云阿計替本河北  
棣州民陷虜自東都失守金人即使之隨二帝入燕又使  
同至五國城故首尾備知其詳及攷其所載則無非二帝

國立中央圖書館



胸臆不可言之事不知阿計替何從知之且全虜之情多  
疑所至必易守者亦安甯使南人終始追隨乎且阿計替  
於二帝初無一日之思何苦毅然歷險阻犯嫌疑極力保  
護而不捨去且二帝方在危亡哀痛之秋何暇父子賦詩  
爲樂阿計替又何暇筆之書乎此其繆妄固不待攻而後  
見也意者爲此書之人必宣政間不得志小人造爲凌辱  
猥嫚之事而甘心焉此禽獸之所不忍爲尚忍言之哉余  
懼夫好奇之士不求端末而輕信其言故書以祛後世之  
惑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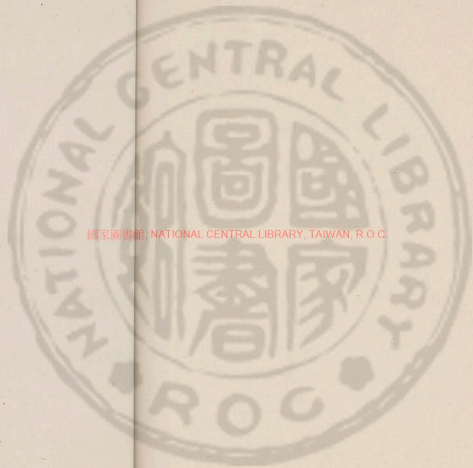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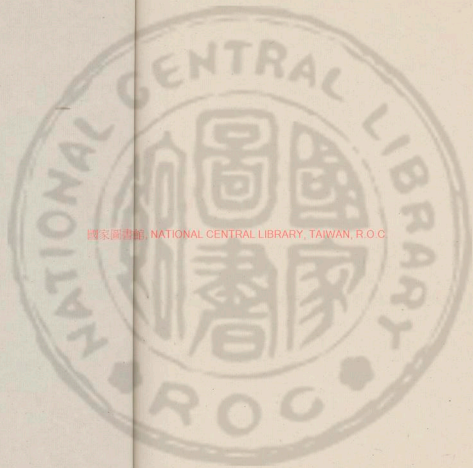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